

新华社西宁12月26日电

题：一名组织部长的生命答卷——追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朱治国

新华社记者王大千

没留下一句遗言，朱治国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礼拜六上午，准备去加班的他还没走到门口，一阵心绞痛袭来。他扶墙跌倒，正在通话中的手机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来，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朱治国（左）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慰问生活困难党员（2019年1月摄）。新华社发

实干：让村、社区干部有干头、有盼头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措周乡俄什加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让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将通过论文答辩取得本科学历。44岁的他出生在偏远牧区村落，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虽靠艰苦奋斗成为致富带头人，但文化水平低成为他学习新技术的“拦路虎”。

在青海省广阔的农村牧区，让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让这样的村“两委”干部迈进校门、获得学历，成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带头人，是朱治国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层党建，又分管党员教育，朱治国发现，青海4149个村32000多名“两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2%，工作中“有想法、没办法”“有力气、没技术”的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此，朱治国展开深入调研，联合青海开放大学、市州电大骨干教学力量赴湖南“取经”，科学规划专业和课程，还制定激励报名的有效办法。他说，乡村振兴，基层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个月，系列方案和办学规划上报省委。2019年秋天，青海“党支部书记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创新实施。

为鼓励报名，青海规定村和社区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学费由州市县区组织部承担80%，学员个人承担20%，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

不到三年，青海培训基层干部35.29万人次，3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此项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鉴。

在青海开放大学，农牧民学员们说得最多的，除了学习和学历，还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间连续两次提高村、社区干部年度报酬。

这是朱治国在担任组织二处处长期间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层反映待遇低严重影响脱贫发展和组织建设的情况，朱治国马上带队开展深度调研。

现任组织二处处长苏延虎对其中过程再熟悉不过。他说，本着“再难也要把事情办好”的劲头，朱治国组织大家迅速分组下乡，寒冬缺氧季驱车几千公里来往于数百个村社察实情、听心声。

“有一次，下大雪，车出了故障，治国部长裹着军大衣徒步进村，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部长几次开口说话都被风噎住了，他嘴唇发紫，眉毛眼镜上都是霜，但双手却跟村干部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苏延虎说。

亲历了基层干部腿跑断、嘴磨破，却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实情，回来后，朱治国连日加班，牵头写报告、拟方案，经部里上报，再到省财政厅、发改委等部门沟通，仅仅两个多月，青海省村干部报酬调整方案出炉并实施。

这项工作也获得中组部肯定，青海的基层干部报酬在西北五省区名列前茅。

适逢全省村“两委”换届，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带头人，有力支持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参与这项工作的年轻干部王克栋说，“不少村干部找来说感谢的话，朱部长难得一笑，说该感谢组织，还说看你们得实惠，比我自己涨工资还高兴”。

担当：思路清晰敢拍板，让人踏实

“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总说要请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没机会了。”说起去世的朱治国，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宁市城北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几年时间带着村民完成老村拆迁、发展蔬菜种植和多种经营的陈俊良，自认有几根硬骨头，却在几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的艰难时刻。



这是朱治国生前使用过的电话机（2022年9月9日拍摄）。新华社记者李学智拍摄

“老有人故意激我，你和老朱到底是不是师兄弟啊，怎么约他吃个饭你都约不出来？”

朱治国没让亲友们“沾”自己一点“光”，对部里的干部也是又严又细。干部三处张蕾11年前遴选到省委组织部，第一位领导就是朱治国。“写材料，十次有九次被当面指出逻辑、标点甚至错别字等问题”，张蕾倍感受挫想打退堂鼓，“发现我压力大，他来聊天安慰，还推荐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鼓励，严管又有温度，我打心

底里服气他。”

朱治国在干部工作中最见不得“小人”。当面恭维的，打政策擦边球的，提着礼物、揣着信封来跑待遇跑项目的，背后传播小道消息的，在他这里都走不通。常跟着他下乡的年轻人人都知道，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车上放东西，他上车前都要检查，当面打开，退回去。

正是这种“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国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风正气，他带出来的干部，都敢说真话，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告别：道是无情情更浓

朱治国加班连轴转，前些年常睡办公室，一米宽的行军床，睡坏了四张。

近几年，妻子屈敏的病越来越重，母亲杨熙茹的身体每况愈下，儿子朱轶凡从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点前能忙完，朱治国也要往家赶，每天回来看一眼才能安心。

已经71岁的母亲从没跟儿子提起，他晚归的夜里，她总是睡不踏实，半夜走出卧室看门口是拖鞋还是皮鞋，如果是皮鞋，那就是他回来了，她回头还能睡一会儿。

母亲、妻子、姐姐都习惯了朱治国太忙不接电话、不回信息，除非是急事大事，一般不打扰他工作。

低调、内敛，关心都在行动上，多少深爱都放心里，这是朱治国全家的相处方式。

母亲说，养了个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婆媳比母女还亲，儿子儿媳感情特别好。

好景不长在。2013年屈敏确诊肺癌，朱治国倾尽所有带着妻子到处看病。他先是搜集医学书籍、论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个专家，在他的照顾下，屈敏与病魔抗争了8年，成为小有名气的“抗癌使者”。

去年9月，朱治国有幸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不到一个月，屈敏病情加重，他放弃学习机会回到西宁，白天上班，晚上在医院陪护。